

聯合報副刊 痲路先生收

速件

不信青春不回頭

——寫在英文因緣出版之前

白之夏

如果你現在走到台北市南京東路與松江路的交叉
 口，舉目一望，那一片車水馬龍，高樓雲集鬧市中的鬧中
 景象，你很難想像得到，二十多年前，松江路從六福客
 棧以下，一直到圓山，^{（可）}綠波瀾々的稻
 田，那恐怕是當時台北市最^{（最）}的一塊淨土地了。那一帶
 的地形我極熟悉，因為我家的舊址就在六福客棧，當時是
 松江路一三三號。^{（六十三號）}又^{（六十三號）}家就在松江路一三七，家裡太擁

↓ 這裡的像

擠，我上大學時便遷到一三三，那是松江路右側最後一
 幢^{（舊）}房舍，是間^{（舊）}持^{（舊）}之^{（舊）}搭^{（舊）}起^{（舊）}的木造屋，^{（舊）}還有^{（舊）}苦^{（舊）}遠^{（舊）}幸^{（舊）}建^{（舊）}築^{（舊）}
 的^{（舊）}風^{（舊）}貌^{（舊）}。松江路^{（舊）}的^{（舊）}恩^{（舊）}義^{（舊）}，^{（舊）}是^{（舊）}台^{（舊）}中^{（舊）}東^{（舊）}北^{（舊）}的^{（舊）}這^{（舊）}種^{（舊）}地^{（舊）}帶，
 相^{（舊）}查^{（舊）}於^{（舊）}中^{（舊）}國^{（舊）}地^{（舊）}圖^{（舊）}上^{（舊）}的^{（舊）}此^{（舊）}大^{（舊）}荒^{（舊）}，我^{（舊）}便^{（舊）}住^{（舊）}在^{（舊）}台^{（舊）}北^{（舊）}此^{（舊）}大^{（舊）}荒^{（舊）}的^{（舊）}頂^{（舊）}端^{（舊）}
 一三三裡有一條^{（舊）}狼^{（舊）}狗^{（舊）}，一隻^{（舊）}大^{（舊）}雞^{（舊）}，一^{（舊）}棵^{（舊）}夾^{（舊）}竹^{（舊）}桃^{（舊）}，^{（舊）}還^{（舊）}有^{（舊）}我
 一^{（舊）}個^{（舊）}人^{（舊）}，在^{（舊）}那^{（舊）}幢^{（舊）}木^{（舊）}造^{（舊）}屋^{（舊）}裡^{（舊）}起^{（舊）}的^{（舊）}本^{（舊）}報^{（舊）}誌^{（舊）}群
^{（舊）}寫^{（舊）}小^{（舊）}道^{（舊）}。屋^{（舊）}後^{（舊）}那^{（舊）}一^{（舊）}頓^{（舊）}廣^{（舊）}袤^{（舊）}的^{（舊）}稻^{（舊）}田^{（舊）}，^{（舊）}我^{（舊）}的^{（舊）}後^{（舊）}園^{（舊）}也^{（舊）}
 經^{（舊）}常^{（舊）}去^{（舊）}散^{（舊）}步^{（舊）}的^{（舊）}所^{（舊）}在^{（舊）}，^{（舊）}碧^{（舊）}油^{（舊）}沙^{（舊）}的^{（舊）}稻^{（舊）}田^{（舊）}裡^{（舊）}，^{（舊）}我^{（舊）}常^{（舊）}留^{（舊）}着^{（舊）}成^{（舊）}十^{（舊）}上^{（舊）}百
 的^{（舊）}白^{（舊）}鷺^{（舊）}鷗^{（舊）}，^{（舊）}悠^{（舊）}然^{（舊）}一^{（舊）}行^{（舊）}白^{（舊）}鷺^{（舊）}上^{（舊）}青^{（舊）}天^{（舊）}，^{（舊）}通^{（舊）}之^{（舊）}了^{（舊）}起^{（舊）}來^{（舊）}，^{（舊）}白^{（舊）}鷺^{（舊）}上^{（舊）}白
 的^{（舊）}白^{（舊）}鷺^{（舊）}飛^{（舊）}，^{（舊）}銀^{（舊）}足^{（舊）}如^{（舊）}看^{（舊）}——^{（舊）}能^{（舊）}像^{（舊）}得^{（舊）}出^{（舊）}台^{（舊）}北^{（舊）}也^{（舊）}中^{（舊）}有^{（舊）}這^{（舊）}麼^{（舊）}多^{（舊）}美^{（舊）}的
 的^{（舊）}白^{（舊）}鳥^{（舊）}嗎^{（舊）}，^{（舊）}也^{（舊）}在^{（舊）}台^{（舊）}北^{（舊）}這^{（舊）}麼^{（舊）}好^{（舊）}，^{（舊）}我^{（舊）}不^{（舊）}到^{（舊）}了^{（舊）}，^{（舊）}十^{（舊）}十^{（舊）}樹^{（舊）}都^{（舊）}讓^{（舊）}
 音^{（舊）}赫^{（舊）}跑^{（舊）}了^{（舊）}吧^{（舊）}。

孔雀牌

(24x25)

一九二一年的某一天，我總之滿身向屋後的田野，和日三毛——那時她叫陳平，才十六歲——也在那裡踏踏，且我未到，一溜煙就走了。她在夢中回首裡寫着那天她輸了，因為她的第一篇小說「感剛」在現代文學發表，古與高張之痛這還有誰能，她可不好意思目到。其時我並不認識三毛，她可當處女作是她的繪畫老師五月畫會的歡福流云看的，他這他有一個性情的女生，繪畫並沒有甚麼天份，但對文學的悟性却很高。感剛一則人鬼戀的故事，的確奇特，外透着不平常的感性。小說裡提到玲瓏的畫像，那時台北正映了這電影不久，足玲瓏串珠絲綢的瑟戈燈去燈的，一張好萊塢式十分浪漫驚奇人鬼戀的片子。因此大概信了

她住在南港，就在附近。

No. 2
三毛靈感。感花現代文學上發表，據三毛自述使她從自閉在的世界解放了出來。從此踏上寫作之路，終於變成了名聞天下的作家。我第一次見到三毛，要等到現代文學「一個紀念」在我家松江路一二七號的一個宴會上。三毛那晚由她堂哥作伴，因為忙完飯，我們還跳舞。我記得三毛穿了一身碧綠色的衣服，戴着一個草帽，圍裙打扮，在人群中，她顯得羞怯生澀，好像也一個整惶失措一徑需要人保護的迷途女孩。二十多年後重見三毛，她已經蛻變一個從撒哈拉沙漠冒險歸來的老作家了。三毛創造了一個充滿傳奇色彩的浪漫世界，裡面有卡夫卡落生或相許的愛情故事，引來無數不可思議的異國情調、非洲沙漠中的馳騁、拉丁美洲森林的探險——這



正當她的寫作生涯正當中

這些常人所未能及的人生經驗三毛是這流年輕人看的，難怪三毛變成了瀟灑兩岸的青春偶像，三毛突然從絕望中，離開了这个世界。直到三毛自殺的消息傳來，大家都著實吃了一驚，我眼前似乎顯出了許多不同面貌的三毛，蒙太奇似的重疊在一起，最後逼之淡出，只剩下那個戴著眼鏡，梳着十之六三，整齊着格的女孩子——可憐的才真正的三毛，一個拒絕成長的生命流浪者，為了抵抗時間的凌虐，自行了斷，向時間老人投出了最後的抗議。

很多年後我不復憶，原來圍着松江路那片田野還住了幾位作家，他們的第一篇小說也都在這兒，又學上發表的。荆棘（其實她叫朱立立）就住在松江路一二七的

素無筆迹

也很辛酸

No. 3

兩家，兩家的家長本來相識的，但我們跟朱家的孩子却素無筆迹，素無筆迹，我跟她的哥哥有特別招呼，但荆棘是個女孩子，青少年男女有別，且了面還有笑不出的意思。我印象中，她穿著一件白衣服，黑裙的學生制服，一付二女中的模樣，騎腳踏車特別快，一蹬就上去了，回家時總是不待等腳踏車停下來，那個時候她看起來像個智慧型頗自負的女生，要等到好多年後，我讀到她的南瓜、飢餓的森林等自傳性的文章，才恍然了悟，她少女時代的成長，竟如此坎坷。那幾年文章寫得極動人，有吳俊張愛玲的私語，我應該沒有資格做什麼評論，但重中重改的且証人，我們兩家雖有一牆相隔，但兩家的用人是有來往，互通消息的，兩家成一些難得的經

(24x25)

處理

孔雀牌

然而當時大家都正处在青少年的「藍色時期」，我想
見了面大概也只能談談吧。

片稍由租，大家不叫面，不知道是怎樣的。有一次，我特別跑到六福客棧去喝咖啡，旅館裡衣香影杯能交臂，一派八十年代台北的波華。我坐在帳下的咖啡廳的一角，一時不知身在何方。那片綠油油的稻田呢？那群歸兮兮飛的白鳥呢？還有那許多跟白鳥一樣飛得生亂的歲月呢？誰說流淚不合變成桑田。

青春

台大文學院的大樓裡有一個奇景，走廊上懸掛着一排大吊鐘，每隻吊鐘的時針所指都不同時，原來那些吊鐘早已停擺，時間在文學院裡要處而止。我們在那裡悠悠的，大樓裡渡過了幾十年。一九一一年的一個黃昏，我就站在文學史走廊裡和排吊鐘下面，由我們低

西區的三個學弟王禎和、杜國清、邦恆雄（濼石）找到了我，他們興沖沖的想要投稿祖文。王禎和手裡就捏着一個墨印稿，扯了一些話，他才把稿子塞到我手中——那就是他第一篇小花鬼、此風、人。我翻得那天他大概有笑臉，一徑醜陋的微笑着。鬼、此風、人登刊在祖文第七期，是我們那一期的重頭文章，幾到幾何花多麼，我特別為這篇小說找了一張插图，是蔣福生畫的素描，一幅只有頭的人体圖像。那時齊台馬藝術界的現代主義運動也如此大如荼的進行着，五月畫會的成員正是這個運動的前鋒。那幾期雜誌我們新請了五月畫會設計封面插图，能是現代文藝看起來就更加現代了。王禎和小說的封面插图，是我取的名字：我要活下去！因為小說中的主角秦忠福就是

腰幹

亦樣一個不顧一切投著活下去的人。我那時剛看一部萊琳
 曼華主演的電影：L'Want-to-Live，大概靈感就是那樣
 來的。雜誌未來，我們在文學論壇張貼了一幅巨型海報，
 上面畫了一個站不直的人，亦托是秦貴福。王禎和私後
 來還，他站在新加坡橋下，風連不斷，這把他的軀體去着
 。張家第多畫海報的只張之儀，在我們中間最有藝術才
 能，張文的設計開始新是出自他手，亦樣一個天才氣縱橫
 的人，^{後來}好好的自殺了。在同期還有一篇山道高琪，是陳
 若曦寫的，故事是寫清一個被父母罵壞了的女画家，活得
 不耐煩最後吞服安眠药自盡。陳若曦惜之告別我，她寫
 的就是陳平。這簡直不可思議，难道陳若曦三十多年前已經
 看到三毛的命運了麼？人生^竟有這應多不可承受的重

！前年王禎和過世，噩耗傳來，我感到一陣涼意，
 寒風直侵背脊。我在山道開了一門台灣山道，每年都教
 王禎和的作品，我會更感以他的山道得起時間的致驗
 ，如嚼青橄欖，^{苦澀}甘。他這終斗為者魔行徑，却耐寫作
 不輟，是何等的勇敢。無疑的，王禎和的作品已^成成
 為了台灣文學史中重要的一部份。

那時文學論壇裡正^熱漫著一股存在主義的佳處，西方存
 在主義哲學的事就去肺中我們當初未必搞得清楚，但在
 存在主義這些文學作品^中對既有規則進行道總全盤
 否定的叛逆精神，以及作品中跨出來絲絲悽悽的虛無情
 緒却正對了我們的胃口。卡德的要術人是我們必讀的譯者
 ，裡面那個「反英雄」麥索，正是我們的意識英雄。亦本

No. 6

书的数量也是丰富的。刘大任、郭松芳与傅斯年哲学系的
 学生（郭松芳后来转到外文系）——批判哲学社自由
 人杂志是尼采、叔本华、齐克果那些高深莫测的怪人书。
 哲学系的学生的像以文学系的哲后楼一些。郭松芳取了
 一个俄国名字伊凡（IVAN），屠格涅夫也叫伊凡，
 郭松芳那个时候经常有豪放的行径例如有次你屠格涅夫的酒亭
 一虚景得得，事实上郭松芳与我们中间翻存在主义真正
 搞通了的，他在地文上留意了一篇批判沙特的文章，很有
 水平。现代文学社二期刊出了刘大任的《陀下落袋》，我们
 搞这下好了，台湾有了自己的存在主义小说了。散文社一
 期刚介绍卡夫卡，大陆这边有卡夫卡由《魔魅》的
 寓言小说，是蒲鲜子写打撞球的故事。不知道为甚撞球

些良与在江（保羅但受主復）一彈子角
 好像是陪着造反派的温床。当时台湾的政治气候相当
 肃穆，自由中国，文星动一下就给封掉了。我们不该
 政治，但心里是不满的。虚有其名也是一种抗议的空腔
 ，就像魏普乱世竹林七贤的詩酒佯狂一般。后来刘大任、
 郭松芳与保釣社老儀更加跑到对岸去搞革命去了，都有
 心路歷程可循。徐庶嘉到劫造是許多革命家必经的過程。
 稍提俄国大革命之后又冒出了可憐的虚景党。不久就看到
 刘大任的力作脱胎骨常，不禁感到一阵寒凉。当年的横
 空青与畢竟也已爐火纯青。

綠鬚青以人皆老矣，紅標新燕又歸來，悠悠轉轉在重慶中

杯——這是安徒生的歌，這溪河，斷百回定是在開詞話，我
 逃了彈去夢的，唯有逃到中國古典文學中，存在的意義
 才得暫時停解。詩之全十分飲這首詩，評為感極深
 當時我及所懂，也感極，我的靈之舞低舞粉柳櫻
 心月，歌之挑花扇底風，晏十少的濃詞艷句。那幾年，所
 弄之全請詞，是一下享受。有一個時期詩之全開了蘭謝詩
 我也去听，坐在夢中的同學，在我耳根下唱之這道：「喂，
 那丁就是林文月。」我回聲去，林文月獨自坐在窗台
 一角，果然，落花無言，人淡如菊，我不知道為甚麼聯及
 起司空圖詩品「中」之首，典雅中的兩句詩來。日後有人談到
 林文月，我就忍不住要插一句：「我和她一起上過陶謝
 詩。」其實現代文學後期與古中文系的關係愈來愈深，

林文月
一身彈性
一身靈伴
不信的活
力，唯後
他後來挑
引了舞臺上
創造出舞
門幕幕來。

因為柯慶明当了主任，當時中文系解全差不多都在這報
 誌上撥過稿。
 台大文學這裡的鐘石還停在那，可是悠之三十五年却
 無言無息的溜走了。顏青如斯，運聖人，也禁不住感極
 呀。

六〇年代後期，台港文壇變異又出一批新的年輕
 作家來：林懷民、夏琳、施家姐妹施淑青、施淑端（季即）
 都是散文後期的全才星。林懷民還來出國，可是已經出版
 西有小說集了。轉型期中台文的脈動他把握得很準確
 舞裡的野人談大概就是古今台北東區那些新人的先
 驅吧。夏琳也剛下退伍，他這身上還有排長氣。六九
 年的自一個夏夜，夏琳打電話給我，在白光景我雷我你

的才氣縱橫

陣陣真的那等就叫「死」輩的青春！他還牢記着一九六一年的
 那个夏天，他到杭州路日一三三號樓木造屋內初次相
 念的場景——三十日前，我們曾經在屋內搖的年輕過過。
 所有的悲劇文學，我有以歌可獲的浮士德，~~最悲愴~~悲愴，
 只有日耳曼民族不~~會~~得出如此~~痛苦~~肝的深刻作品：
 暮年已至的哲學家浮士德，為了~~補救~~補救青春，寧願把靈
 魂出賣給魔鬼。浮士德的悲愴，我們都能了解的，而魔鬼
 的誘惑，~~實在~~方得難以抗拒哩！相慶明的那一篇題着：「短暫
 的青春！永遠的文學？」回頭看，也幸虧我們青年把青春
 歲月裡的~~美好的時光~~美好的時光~~都~~用文字記錄下來了。詩歌只
 不過「文學」，恐怕也只有永遠的~~文學~~文學，~~能~~能讓我們死此須
 似浮生中，插下一塊不朽的標幟吧。
 能讓我們死此須
 有紀念

一九九二年三月十六日

卅卅